



1938

保卫大武汉

[长篇纪实文学] **中** 徐力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长篇纪实文学

1938

徐力 著

保卫大武汉

中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 SHAN PRESS

第二十八章

张荣发
宁死不屈血战死
细筹备
政治工作聚民心

1. 湖口城内

肉搏战已经进入了尾声，两军不论是活着还是死去官兵身上的军装早已全都被血染成了暗红色。与两军官兵相同颜色的，还有残墙的墙面和脚下的街道。

最后的战场上，刘雨卿带着一个个满身是血的官兵们，围住了日军仅剩一个人的光杆司令中岛。

一个军官刚要上去，刘雨卿伸手一挡：“你们谁都别动！我来！”说着提起大刀走了上去。

刘雨卿来到圈子中央，向中岛作了个让他动手的手势。

双眼充血的中岛见了，挥起军刀劈下来，刘雨卿横刀架住，紧接着两人一对一地搏杀到了一起。

几个回合下来，两人的刀再一次拼到了一起，中岛的刀刃一点点地向刘雨卿逼近，眼看着就要到了刘雨卿的脖子上，所有在一边看着的官兵都在为刘雨卿捏着一把汗，谁都想上去帮忙，却是谁都不敢动，一个个全都屏住呼吸，生怕发出一点响声影响了刘雨卿的注意力。

两人都已快筋疲力尽，架在一起的两把刀都在不停地抖动着。最后，刘雨卿“嘿”地一声呐喊，猛地一用力，将中岛连人带刀推了出去，两人同时都倒退了几步。

“八格！”中岛再一次冲了过来，又是几个回合，中岛一刀划在了刘雨卿的腿上，刀口深可见骨，血流了下来。

所有官兵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有几个军官马上走上前来。

刘雨卿一挥手，制止了他们。

两人再一次分开，相互举着刀对视着，移动着，寻找着战机。中岛看到刘雨卿受伤的腿在颤抖着：“哈哈！哈哈！”用中国话说道：“你的，来！来！再来啊，支那人！！”

刘雨卿一咬牙，冲了上来，又是几个回合后，刘雨卿的刀一下子划过中岛的脖子，血瞬间喷了出来，喷了刘雨卿一身血，他整个人一下子就变得跟血洗了一般。刘雨卿的腿一阵巨痛，差一点跌倒，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他将刀当拐杖拄着，冷眼看着中岛。

中岛双手高举着刀，眼睛睁得大大地定格在那里。不多一会儿，他的眼睛一点点地失去了光彩，随即倒了下去。

官兵们“噢——”地欢呼走来！

刘雨卿拄着刀，抹去脸上的汗水，高叫一声：“全师的弟兄们迅速打扫战场，打扫完后集合！”

“打扫战场！集合喽！”

“师长让打扫战场，集合喽！”有官兵们喊叫着。

刘雨卿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官兵兴奋地忙碌着，很快打扫完战场，人终于到齐了，只是队伍早已经没有了开始的规模。

刘雨卿看看自己的队伍，高声说道：“兄弟们！鬼子没能越过我们的防线！长官命令我们死守湖口，我们守住了！我们胜利啦！”

“胜利啦！”

“胜利啦！”

“我们胜利啦！”

官兵的喊声在彭城上空飘荡着……

一个已经满身是伤的参谋拿着电报来到刘雨卿的面前，一立正：“师座，军座电令：对我师官兵给予通令嘉奖！同时，命令我们撤出湖口城，撤退至梅兰口一线，联合友军组织防御！”

“什么？撤出湖口城？不！老子不撤！老子死也不撤！”

“师座！师座！这可是上峰的命令啊！”参谋长林鹤翔归劝到。

“老子不管它什么命令不命令的！老子的第一五二团还没有撤下来，张荣发他们还在前面打阻击！在这个时候老子先撤了，那不是置他们于死地了吗？以后老子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他们！去面对全师的弟兄！”喊完就晕了过去。

“师座！师座！医官！医官！”一帮官兵惊呼着。

一个军医连忙上前，翻开刘雨卿的眼睛看了看，又抓起他的手腕，摸了一下他的脉搏：“没太大的事，大概一是劳累过度，二是失血过多，体力不支晕倒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参谋长林鹤翔闻听，站起身来：“没大事就好。”说完，大声对全体人员喊道：“好！弟兄们！做个担架把师座抬上！咱们按上峰的命令：撤！”

所有官兵听了，立即训练有素地分散开来，抢运伤员的抢运伤员，后撤物资的后撤物资，抢在敌人发起新一轮攻势之前，全线撤出湖口城，随师部转移。

2. 龙潭山公路

第二十六师一五二团在打退了鬼子三轮冲锋后，人员损失严重，已经不足一半。张荣发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看了看被日军炮火翻了几遍的阵地和阵地前一片狼藉的日军陈尸，又看了看手表：“痛快！真他妈的痛快！”说完对身边的通信员说了声：“去！通知各营，清理好装备，先转移伤员，之后马上全线后撤！”

“是！”通信员沿着阵地跑去。

张荣发正在观察着对面小鬼子的一举一动，却听到自己的阵地有人争吵起来，他回头一看，见一群官兵围在那里，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扯淡！难道一个个都活得不耐烦了！他一跃而起，过去道：“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让你们马上转移伤员，全体后撤，你们却在这里吵起来了！”围着的人让开一条道，让他走到圈内。

还没等他再开口，蹲在地上的一个排长便开口道：“团座，你看老李这个锤子，我好生让弟兄们把他抬下去，他却死都不肯，非要留在阵地上！”

张荣发听了，认真看了看躺在排长身上的老李，只见他不但一条腿已被炸没了，就连肠子也有不少露在外面——他的伤实在太重了。他连忙单膝跪地，伸手扶住他的肩头：“老李，你就听弟兄们，让他们把你给抬下去吧。你的伤是重了些，但你放心，撤下去后我立即让人把你送到后方医院。你少了根腿杆子，没得事！只要你活着，只要老子还在第一五二团，照样给你月月发饷，我把你养到老。不！我把你当作神供到老！”

老李艰难地笑了笑：“团座，弟兄们！我真得多谢你们的好心。我已经这个样子了，带着我撤退只会连累弟兄们。你们要是真的为我好，那就给我留几枚手榴弹。让我拉几个小鬼子到阴间去给老子当提夜壶的，我的心就安逸喽！”

张荣发想了想，依目前这样的局面，部队能不能安全撤下去，现在还真的是

两说着呢。特别是只有顺利渡过了湖才能与主力会合，依他这种情况怎么能渡过湖呢？想到这里，张荣发伸出手来，与他的手紧紧地握了一起：“好兄弟！好，我听你的！只要我能活下去，每年的今日，我会给你烧香的！”说完，站起身来，对排长道：“给他留三枚手榴弹，其他人执行命令，撤退！”说完，向躺着的老李敬了个礼，转身离去。

3. 湖口，鄱阳湖边

第二十六师主力顺利地撤到湖边，先头部队虽然找到了几条破渔船，却根本不足以运载这么多的人员，刘雨卿苏醒过来，刚说了句：“林鹤翔你、你……”

林鹤翔长见此，上前道：“师座，你终于醒过来了？我知道你要说我抗命。不错，我是抗了你的命。但这个时候不是我抗你的命，就是你抗上面的命。这样来看还是我来抗你的这个命好些。再说喽，这场战争不是一时一战就可以打完的。咱们不能赌一时之气，更不能逞一时之勇。为下一步的战争保留点长期打下去的本钱，我看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刘雨卿听了，长长叹了一口气：“也罢！可我一想到派出去打阻击的张荣发他们就……”

林参谋长说：“古人常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依我看小鬼子可以围住他们，但未必能吃了他们。”

刘雨卿：“但愿如此啊！”说着他们一行人来到湖边，他看了看已经冲到湖边，却被湖水挡住的官兵们，对参谋长说：“老林，你就来指挥渡湖吧。”

林鹤翔答了声：“是！”便跑向前去，站在一个小山坡上，高声喊道：“弟兄们！先把重武器放到船上，这可是我们打鬼子的本钱啊，千万丢不得！其他人以班排为单位，立即组织起来砍竹子、伐树扎成筏子！排筏扎好之后，凡不会水的坐上去，会水的把武器放上去，推着筏子渡湖！阻击的部队挡不了多长时间，大家的行动一定要快！”

“是！”军官们回答完，分头去组织人员砍竹子伐树。

4. 龙潭山公路

老李静静地躺在那里，一阵剧痛袭来，他一下子晕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被炮弹剧烈的爆炸所震醒。他本能地想躲避，不但身子不听使唤，反而引来再一次的剧痛。他一下明白过来：看来自己为国尽忠的最后时刻到了。想到这里，他将团长留下的三枚手榴弹的导火索一一拉出，将其中的两枚导火索合在一起，系

在一个枯枝上后，将枯树枝插实在土里。然后，将最后一枚手榴弹的导火索扣在手指上后，又将它与插入那两枚手榴弹的下面，一切做完了，他的脸上露出了平和的笑容，安详地躺在了那里。

炮击停止后没多久，日军便攻上了已经无人的阵地。很快发现阵地上再没有活的中国官兵时，便一下子欢腾起来，“万岁！”的喊叫声此起彼伏。

老李睁开眼看了看，轻蔑地说了声“锤子”后，拉响了手榴弹。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将另两枚炸上空中，那两枚手榴弹便在空中炸响。

已经久经战场的小鬼子，在第一爆炸倒了几个人之后，便一下子全都趴在了地上，但依然没有躲过另两枚手榴弹的凌空爆炸，又被炸得死伤不少。

一个军官回过神来，嘴里高叫着：“八格！”冲过去挥起军刀将老李劈成两段，已经死去的李老的脸上，还在用嘲笑的表情看着他。

那个军官更加恼怒起来，气急败坏地一次次挥舞起军刀乱砍下去。

一个高级军官走了来：“你们还在干什么！继续出击！快快地出击！别让这股支那人给跑掉了！”

5. 鄱阳湖西岸，星子县，小姑山下

刘雨卿站在岸边，久久地向着湖的南边凝视着，远处时紧时松的炮火声揪着他的心：那些陷于重围的官兵，可都是他从四川带出来的弟兄啊！他曾向他们说过，当抗战胜利之后，自己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的啊！

林鹤翔拿着电报走了过来：“师座，军座来电称：因奉命前来增援的第七十七师和第十六师被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牵制在流斯桥以东地区，无法对我们实行增援，他们将与右翼的第十八军联系，力求有所突破。但鉴于目前的敌我态势，一时三刻恐难以实现战役设想。为此，军座命令我们，收整人员，想办法将部队撤至南昌休整。”

刘雨卿听了，只淡淡地说了句：“知道了。”远处的枪炮声再一次密集地响起。

6. 鄱阳湖东岸

张荣发便边打边退至鄱阳湖边。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弹尽粮绝。

小鬼子见他们没有了子弹，便依仗着自己人多势重，不紧不慢地一步步围了上来。

张荣发看了看残存官兵：“弟兄们！咱们中国军人，死也不能当俘虏！”

“对！死也不当俘虏！”

“好！咱们涉水渡湖！”说着，众人搀扶起伤员涉水步入水中。

日军追到了湖边，日军指挥官见一步步走向湖水深处的中国官兵，得意地将指挥刀往地上一戳：“支那人！不要再逃了！你们是逃不出去的！还是快快回来投降吧！我大日本皇军念你们还算得上是武士，优待大大的！”

“投降！投降！快投降吧！”日本官兵齐声叫喊起来。

“放你妈的屁！中国军人宁死也不会投降的！做你的梦去吧！”

“对，我操你妈！小鬼子！想让大爷我投降？没门！”

“我操你姥姥！”

日军指挥官听了，暴跳如雷：“射击！射击！不投降统统死了死了的！”岸边各种枪声四起，所有在湖水之中的官兵全都倒在了鄱阳湖之中。

7. 田家镇

陈诚昂头挺胸地走在前面，他的身后跟着自己的参谋长施北衡，参谋处长刘云瀚，第十一军团长、田北指挥李延年，军团长赵家骧，师长郑作民，副师长柳际明等一行人。

一行人来到了大堤上，陈诚头也不回地抬起左手，副官连忙将望远镜递了上去。从望远镜里看去，江面烟波浩淼，江水滔滔，江面上漂浮着的一个个密布的水雷，在波涛中时隐时现。对岸石壁上“铁锁沉江”四个大字赫然展现在眼前。

他放下望远镜：“‘铁锁沉江’！80年前，太平军与湘军在此一战，也是一守一攻，太平军虽用铁锁沉江，却还是以失败告终。今天地点没变，一守一攻的局面也没变。可是，如果再过80年后，人们读到我们今天这段历史时，会是怎样的一页呢？诸位自己去掂量吧。走，到指挥部去看一看！”

8. 田家镇，江边的吴王庙

陈诚一行来到了江边的吴王庙，田家镇要塞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来到吴王庙前，陈诚停下了脚步，仰起头来，饶有兴趣地看了看金碧辉煌的大庙，不由得赞叹道：“好一座气势恢宏的吴王庙！”

李延年忙上前讲道：“陈长官果然好眼力，按照当地的传说，这个吴王庙的来历，确实还有些奇异之处。”

“哦？还有奇异之处？”陈诚笑了，作为一个从来不把钱看在眼里的人，他的笑容里带着对这种骗人手法的蔑视，接着讲道：“寺庙我倒是去过不少，所有有些名气的大寺庙，大都有各自的所谓‘来历’。不过，我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

信仰者。依我看来，除个别庙还真有些奇异之处外，多数的传奇不过是当时的住持为了建庙化缘，故弄玄虚地编了个故事罢了。”

李延年听了，顺着他的话道：“陈长官所言极是。不过，这个吴王庙之特异，却不是老和尚所言，而是另有其因。”

陈诚一听，有些意外，有些难以置信地说：“哦？那我倒要愿闻其详了。”

李延年：“据说，以前的这个吴王庙很小，也没有人感到它到底有什么神通广大的地方。有一年一个四川人放排经过这里，木排总是到半壁山的下游后，就风高浪险，辗转不能再向前行了。那个四川人见此，便在这吴王庙里设下香坛，许下大愿。说如果排行顺畅，愿出巨资重建设庙宇，再造金身。第二天，果然天空晴好，波澜不惊。四川人见此，惊喜不已，正待发排。突然间，一乘由虎口粗的排缆扎成的大木排咔嚓绷断，圆木散成一片，排工们数了数散开的圆木，不多不少正好360根。那四川人听了，惊得灵魂出窍，连忙返回岸上，再次进庙烧香，并对天发誓，自己一定不会食言，今天就将这360根上好圆木，捐出来重修吴王庙。走出庙门后，这个四川人立即请来田家镇三老作保，以这360根大圆木为资，建成了现在的吴王庙。你看，据说庙里现在的这些立柱，都是那次留下的。”

陈诚：“如此说来，这庙真的通神啊！只是面对日寇在我国土横行之时，是不是也能再显一次它的神通呢？要是它真的能通神，我这个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信徒，还是愿暂时放弃信仰，给它上些香火的。”这话说完，陈诚变得一脸严肃。李延年见此，打住了话头。一行人再无语，一起走进了大庙东厢房——这里已经临时改成为作战室。

9. 吴王庙，李延年指挥部

一些职位稍低的军官早已经在这里等候，见一行人进门，全都一下子站了起来，敬了个军礼道：“陈长官好！”

陈诚右手挥了挥，算是回了礼。他来到大案的前头：“诸位都坐下吧！”说完自己先坐了下来。众人见此，才纷纷坐下。

见众人坐下后，陈诚：“李军团长，你们哪位把这里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吧。”

李延年听陈诚点将，面有难色。这些天来，一直是参谋长在为防御之事操心，他则四处转了一圈，你说他是在观察地形也可以，说他游山玩水也行。他刚要站起，第十一军团参谋长赵家骧起身道：“陈长官，我来吧。”

说完他走到地图前，拿起靠在墙边的指挥棒，边指边讲解起来：“我军重点守卫田北要塞，下辖由郑作民师长所率第九师、施中诚师长所率第五十七师和田家镇

要塞部队和经海军整编的陆战队。鉴于未来作战可能出现的态势，我防御部队以要塞为中心支撑点，分别以五十七师担任对东南正面防御，以第九师担任对北、西正面防御。同时，海军在水面上布雷 800 多枚，以阻止日军从水面方向的进攻。考虑到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弹性，我军整个部署都给要塞的守备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力求与日军决战于距要塞较远的地区，从而实现长期固守，与敌作消耗战的目的。以上不当之处，请陈长官指教。我就介绍到这里。”说完放下指挥棒，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陈诚：“诸位，坦率地讲，兄弟我对这里的防务并没有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思考，我此行的目的地本也不是田家镇，而是下一站：九江！不过，现田家镇要塞隶属我五战区管辖。这样，我们的命运也就被连在一起了。因此，既然路过这里，也就必须停下来看一下，了解一下这里备战的情况。刚才听了赵参谋长的汇报，虽然简要，却是以纲带目，主次清楚，我已经对整个备战布局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总的来看，整个作战部署反映了委员长对武汉保卫的战略要求，也符合要塞的实际情况，我也就不再在这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了，以免干扰了各位一线作战长官的作战决心。不过，我在这里重点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决心！是抗战的决心！是在抗战中敢打必胜的决心！我说得多了，大家也不一定都能记住，那我就说一个人，大家记住他就行了，那就是薛蔚英！大家都知道，就私交而论，他是黄埔一期的，枪林弹雨这么多年，应该说我与他的交情不浅。然而，他不听调遣，导致马垱失守，结果怎样？如今他已经成了军法处的宪兵们的枪下鬼啦！诸位，大敌当前不言私情，是英雄还是罪人，不是命运使然，而是自己的作为决定。望诸位不负重望，好自为之！”

刚讲到这里，一个参谋匆匆闯了进来。

李延年不满地瞪着他，他连忙将手中的文件夹递了上来：“军座！长官部让我们转给陈长官的电报！”李延年的脸色才缓和下来，用手接过，双手递给陈诚。

陈诚打开文件夹，匆匆看了看，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诸位！连日来，我们先失了香口、马垱，后是彭泽、湖口！看来日军的铁蹄就要踏到九江了。而九江之后就是你们，从以上各要点失守的时间上看，战势逆转得都比我们战前的估计来得要快的多。因此，各位不要以为战事还远，而掉以轻心，重走薛蔚英的老路。好啦，大战即在，时不我待，田家镇要塞我就拜托诸位！会就到此吧！”

10. 武昌，昙华林路

政治部第三厅，正在召集纪念抗日战争周年筹备会。

筹备会主任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见傅抱石、胡愈之、田汉、杜国庠、冯乃超都到齐了，便向周恩来、郭沫若询问道：“各处的人员都到齐了，会议是否可以开始了？”郭沫若用眼睛征求了一下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点点头，郭沫若开口道：“人既然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阳翰笙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各位同人，我们现在开会！还有几天就是7月7日了，也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开展的抗日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周年的日子。经政治部同意，根据厅里的工作安排，我们拟以武汉为中心，举行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的大型活动，下面我们首先请郭厅长讲话。大家欢迎！”

掌声后郭沫若讲道：“各位朋友，我们第三厅自今年4月1日成立以来，开展了大量积极有效地抗日宣传鼓动工作。这里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三厅成立仅一周，就成功地举行了‘扩大宣传周’活动。活动之时，不论是党政官员，还是社会名流，乃至普通民众，都纷纷登上讲台，抒发抗日豪情，鼓舞抗日士气。最让我感动的是4月13日那天，尽管天下着大雨，武汉三镇几十万民众仍然全体出动，参加盛大的游行；此后，在中山公园广场的歌咏大会上，冼星海、张曙指挥的3000余人参加的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激昂的歌声，直到今天还在我的心中激荡；演出的话剧《最后一计》《日兵暴行》《八百壮士》等节目到今天还历历在目；我们组织的电影巡演，也让更多的民众知道了我军抗战的艰苦卓绝和日军的残暴。当然，我们的一切工作并没有停止在宣传这一个层面上，经过我们行之有效的的工作，许许多多的有志青年踏上了抗日的征程，在大智路火车站停靠的军列，没有多长时间一节能装500人的车厢就挤满了，每天平均不到两小时，就会发出一列载满新兵的火车专列，前往对日作战的第一线。这一切都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中国不会消亡！抗日必定胜利！”众人听到此，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等掌声稍减，郭沫若接着讲道：“今天这个筹备会就是在经历了一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在打破了日寇三个月占领中国的梦想之后，在我们抗战已经到了最为关键性的时刻，进行的一次全民抗战的再发动、再动员大活动！也是我们进一步凝聚力量、展示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大活动！前不久，我和恩来等同志商量了一下，原则上确立了这次纪念主题活动，根据目前抗战的客观要求、民众可参与的现状和活动预期的务实目的，决定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就是：抗日大献金。大家今天就围绕这个主题，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恩来，你看我哪里说漏了，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周恩来：“你讲得很好，也很全面，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以前开会都是我

讲，这次开会，我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请大家先讲讲吧。”

田汉：“那周副部长，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当仁不让了。首先，我完全同意厅长的意见，一定按照这次活动的要求，全力投入到这次纪念活动之中。鉴于此，我讲讲第二，就是我们艺术宣传处也有个设想：现在武汉保卫战的外围战斗已经打响，随着日军侵略铁蹄的一步步推进，战事会越来越紧，条件也会越来越艰苦。鉴于这种状况，我们考虑针对保卫大武汉的需要，计划再发动一批艺术家，创作一批文艺作品。沙旅和尔东他们已经动起来了。最近，他们写了一个《保卫大武汉》的歌词，我今天带来了，请周副部长、郭厅长和你们这些大家、专家看一看。请你们帮助提提意见、出出主意、修改指正一下，如果大家都认为可以，那我就再跟郑律成明确一下，让他现在就开始准备谱曲了。”说着，从怀里将歌词拿了出来。

郭沫若接过，认真看了一遍后，忍不住激动地朗读了起来：“‘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进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粉碎敌人进攻，巩固抗日的战线，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好！好！气势磅礴，掷地有声，充满豪情。我看完全可以，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看完后：“嗯，主题明确，言简意赅，义正词严，也朴实无华，便于民众理解和记忆，我看可以。不过你们是不是能早一点把曲谱出来，好让这支反映民众心声，保卫大武汉的歌曲，在保卫大武汉的全过程唱响，并让它传遍全国，进而转化成为全国民众众志成城的抗日力量！”

田汉：“好！那我马上去催促郑律成，让他尽快把曲谱出来！”

杜国庠：“我们国际处准备动员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一同参加。同时，联系各外文报纸，对活动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

傅抱石：“我们动员了在武汉的画家们，积极进行献金现场的准备和布置工作。同时，也准备到时候将近一个时期所创作的一些抗日宣传画，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特别是献金的地点张贴出来，保证渲染好献金的氛围，烘托出全民抗战的决心。”

阳翰笙：“我们秘书处按照周副部长的要求，计划在武汉三镇，分别在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总理铜像前、汉口江汉关右首、世界影戏院门首和中山路水塔等地方，设立6个献金点，搭起献金台。另外，还组织了可以立即开辟3个献金点的工作人员和所需的车辆、物品和人员，作为预备队。如果民众的献金热情高，我们就随时可以再开3个流动的献金点。献金的时间先预定为7月6日到7日这两天的时间。周副部长和郭厅长对这样的安排有什么指示？”

郭沫若：“还是请周副部长讲吧。”

周恩来：“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汇报了本处近一个时期所做的工作。我看很好！下面的工作就按各处的计划执行吧。不过，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整个活动中的宣传工作，要紧紧围绕着我党所提出的抗日主张和倡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来开展。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唤起每一个老百姓的抗战意识，进一步推动全民抗战。为此，依照我的看法，这次活动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组织慰劳团到各个战区慰劳将士；二是广泛发动‘七七献金’活动。不过，组织献金活动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募钱，而是通过广大的民众自愿捐钱这种形式，来展示、激发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同时，也是为了让那些怀疑抗战的人们，看到民众的力量，让他们在动摇、徘徊、观望中，转向积极抗战的立场上来！我看，今天的预备会就到这里，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各自去分头准备吧！”

11. 九江城内

在如火的斜阳的映照下，车队在九江的街道上行驶着，市区弥漫着浓浓的战争气氛，柏油马路已被挖得体无完肤，汽车不时地绕过一个一个大坑后，却依然不时地被一些小坑所阻挡，汽车也因没有办法绕开的坑，而不停地大幅度地跳动着；陈诚撩开汽车窗帘放眼望去，只见街道上随处可见用沙袋和铁丝网构筑的防御工事，一些官兵还在为构筑和完善工事在不停地忙碌着。他不经意地抬眼看了看远处，却见许多老百姓的房屋顶和墙壁上，画着大大的星条旗或米字旗，不解地问：“老长官，老百姓这房子上画这些英国旗、美国旗干什么？这里头有什么讲究吗？”

张发奎：“哪里有什么讲究，全都是在胡闹！是老百姓们听教会的牧师们说，谁的家里要是画上了英美这些西方国家的国旗，日军就不敢轰炸了。”

陈诚听了嘴一撇：“他们还以为他们是什么？真的是上帝吗？要依他们如此讲法，那我们也不用打什么仗了。直接让各地全都画上他们的国旗不就完了？真是荒唐！”

张发奎：“谁说不是啊。事情还不仅如此呢。这些旗帜可不是谁想画就可以白画上去的。教会提出来，每要画一个，就要向教会交50元到100元法币不等。据牧师们说这叫什么‘版权钱’，反正我也闹不懂。这样有些老百姓便信以为真，特别是有些家底的百姓就纷纷向教会交了钱后，就把英美的国旗画上了，以求战事来时家人能够平安无事。陈长官，你看。”说着，他将手指向路边一个教堂：“那些排队的，都是等交了版权钱，好回家自己去画的人。”

陈诚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然见一个教堂的门前，拿着钱等着买“版权”的老百姓排着长长的队。陈诚一下子来了气，也顾不得斯文扫地开口道：“真他

妈的扯淡！中国的老百姓让日本人祸害得还不够，这些欧美的盟国人也跟在这里发我们的国难财！真是祸害不浅！你既已经知道，为什么就不想些办法去交涉制止呢？”

张发奎一脸无奈道：“现在战事紧，天天都这么忙，哪有时间管这样的闲事。再说了，我是个粗人，这种涉外的事要是处理得不好，怕又引起与盟国的什么大的纠纷来，把个小事搞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到了那个时候，我就里外都不是人了。所以，我对这种事明明看着心里不痛快，也就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陈诚想想，他说的也确实是那么回事。现在政府就靠着这些西方国家来帮忙了，虽然他们现在只是光打雷，不下雨。但那雷声也还算得上是一种希望。真要是为了这么个事闹出个什么纠纷来，就得不偿失了：“看来这事还真的是应了老百姓的那句俚话：‘人弱遭人欺，马瘦任人骑！’按说这些人在我国难之时还在削尖了头发发国难财，依照法律自当严惩不怠。可偏偏就因为他们是西方人，就成了豆腐掉进灰堆里——吹也吹不掉，打也打不得。搞成了个投鼠忌器的局面！算了，先不说这些了！九江是通往武汉的门户，九江要是再不保，那武汉可真的就无险可守了。为了保住九江，我九江战区按委员长的要求，将60余个师、60余万人部署于我九江战区，仅在九江这三四百公里的战线里，就集中了30个师、30万主力。以天时、地利、人和之绝对优势，再打不好这一仗，咱们可是没法子向委员长交代啊。”

张发奎：“陈长官讲的是，我作为兵团司令官，自当竭尽全力，完成委员长官部赋予我的阻敌任务！可是你看看，这仗还没有开打，就不知道是哪个方面下的命令，把所有通往我一线部队的道路都破坏了！前线这么多的人，都等着粮食、装备、弹药呢。可是现在路全毁了，前线急需的物资全堆在那里，就是运不上去啊！这仗还没有开打，这种事都快把我愁死了！”

陈诚听了，心里明白：在“以水代兵”之前，战局十分险恶，整个战局何去何从，谁都说不清楚，就连蒋介石的盘算中，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九江战役的打算。出于无奈，只可先行破坏道路，以求阻滞日军的前进步伐。后来黄河水出，日军退兵，形势为之一变。打好一场保卫大武汉战役的设想才完整清晰地展现在众人的眼前，所以才有了今天保卫九江的切实准备。现在自己的部队只好吞下自己种下的恶果了。正是因为如此，他不好跟着张发奎再去抱怨什么，只能是站在张发奎的立场上，来帮助他想办法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想到这里，他开口道：“老长官，凡事总是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当下属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为党国分忧解难。当然，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人常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打仗没有物资保障怎么能行。依我看，是不是能这样，如果物资运输实在不能保证一次运输到位，那在

战事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搞个分段投放计划，就是先把后方物资提前运到几个关键地点上，然后再通知各部，自己的孩子自己抱，用接力的办法，将物资一步步运到位！”

张发奎听了高兴道：“这倒是个好办法！我看可以试试。陈长官，看来还是你年轻，脑子转得快。我是老朽喽，遇上点事这脑袋转不过弯来喽。”

陈诚：“老长官，你这里哪里的话！你可是老当益壮。正可谓‘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要不然委座也就不会把九江这么重要的方向交给你来指挥了。”

张发奎：“哦？你这么看？可我怎么总是想着：老朽不以筋骨之能啊！”

陈诚：“现代战争，不需筋骨。靠的是智慧与经验，这两条你什么也不缺啊！”

张发奎：“啊？哈哈……哈哈……”



1938年9月（左起）黄琪翔、陈铭躯、郭沫若、张发奎、叶挺于汉口合影

12. 江北，潜江（傍晚）

日军第六师团指挥部，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稻叶四郎、少将旅团长牛岛满等人迎来了从彭泽刚刚赶到的第十一军中将军团长冈村宁次。

稻叶敬着礼迎上去：“冈村君，您一到任就深入一线，光临我们第六师团，我师团官兵深感不胜荣幸啊！”

冈村宁次：“稻叶君，今年6月底，天皇陛下将我从东北前线召回东京，将由第二师团师团长直接任命为第十一军的军长，我深感备受天皇洪恩，生怕稍有不慎，愧对天皇的圣恩啊！为此，我时时都不敢放松自己，日日都如履薄冰。再说亲往一线，更是军人应尽之职！你们连日作战，才是真的辛苦了！”

稻叶：“为帝国的圣战！为天皇效劳！何谈辛苦。冈村君！我已经将我师团联队长和师团参谋人员全都集合好了！还是请你给他们讲几句话，提些训示，鼓鼓士气吧！”

冈村宁次：“哦？哈哈，哈哈！鼓舞士气？我大日本皇军的士气还用鼓吗？他

们上上下下早就摩拳擦掌等待不及了。不过，我既然来了，与大家见见面总是个好事，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稻叶：“冈村君请！”

冈村宁次在稻叶四郎和牛岛满的陪同下，来到了营区的一块平地上。

所有指挥官们，一个个浑身泥土，衣衫不整，但一个个人的脸上却是杀气腾腾，见到冈村宁次到来，立即“唰”地一声，立正站好。

稻叶前走几步：“诸君，用掌声欢迎冈村司令官给大家训话！”全体人员立即掌声四起。

冈村宁次站到陪同人员的前面：“诸君！你们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光荣！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光荣！我在这里，代表天皇陛下，代表陆军本部和内寺司令官，感谢大家了！”说完一躬90度。

“天皇陛下万岁！愿为天皇效劳！”

“皇军的勇士们，我们第六师团在我皇军的师团序列里，那是赫赫有名，战果卓著，无人可比啊！为了实现我大日本帝国伟大的梦想，你们自进入支那以来，攻上海、克南京、破徐州、进合肥。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尽显我帝国皇军的风采！我为能指挥你们这样一支伟大的军队，感到十分地自豪和骄傲！”

“万岁！”

“万岁！！”

“万岁！！！”

冈村宁次：“我在上海拜别畑俊六司令长官时，他一手扶着我的肩膀对我说：‘进攻武汉说起来是两个军，第二军从合肥经大别山向武汉进攻，绕道走远路，途中必然遇到中国军队的节节阻击。走大别山的这一路行军步子慢点是可以的，我不指望他们对攻占大武汉做出多大贡献，我的意图就是让他们多牵制些中国人的兵力，给你们留出更加有利的进攻空间。进攻武汉的实际操刀手是你，希望你不辜负天皇对你的信任。’说实在的，这副重担对我来说有些太重了。但我之所以能够，并敢于受命，就是因为有了你们第六师团！有你们些忠勇的武士们！”

他的讲话虽然再一次被官佐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不过，这次的鼓掌要比刚开始时的鼓掌要热烈响亮得多。军士们埋在心底的那份嗜血的渴望，被他的讲话再一次煽动起来。他们一个个恨不得现在就直接开赴沙场，去迎接他们心中那份渴望已久的所谓的光荣。

冈村听到这样的掌声，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掌声稍小之后，

他挥挥手，止住了未息的掌声，接着讲道：“皇军的勇士们！我们这次攻占武汉之重大任务，与实际所需的兵力相比，还是大大的不足的。唯因此，我希望我们第六师团从将佐，到军士，每个人都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你们一定能够像猛虎驱羊群一般，杀得支那军队片甲不留！你们一定能够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勇往直前！一定能够攻取江北，实现直接夺取武汉的这份光荣！这里我就拜托大家啦！”说完，他一躬身90度。

“拿下武汉！”

“占领支那！”

“报答天皇！”

“杀敌立功！”

鬼哭狼嚎的叫喊声，久久地在潜山的上空回荡着。

13. 九江，星子县（早晨）

庐山东麓的莲花洞内。九战区第二兵团师以上军官齐聚一堂，由陈诚主持的作战准备会议正在召开。

陈诚：“诸位已经知道，到昨天为止，马当、彭泽、湖口等重要要塞相继失守，毫无疑问，九江保卫战已经迫在眉睫。委员长万分生气，临行前给我了一个下马威。并命我速到这里来，督查九江有关防务事宜。张总司令，你是我军的老前辈、老革命，你看请哪位先把兵团的情况讲一讲吧？”

第二兵团参谋长陈宝仓中将闻听，靠着双手的帮助，才艰难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拄着拐杖，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地图前走去。

写到这里，要插一段重要的人物注解。陈宝仓这个名字查来不易，因在所有的已出版的抗战史中，都没有看到第二兵团参谋长的名字。当全书写完之后，一直感到是一种不应有的缺憾。后经多方查寻，最后在网上找到了。但也正因如此，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为此，这里就尽可能地多介绍一些，以期望他的名字不要再被湮没在抗战历史的长河里，更期望广大的读者不要忘记他。

陈宝仓（1900—1950），河北遵化县石门镇大辛庄人，1900年生于北京，字自箴，中学毕业后弃文从武，考入河北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期满转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1923年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毕业后，即在国民党晋军中任职，后在张发奎将军麾下服务。1937年初，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兼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负责武汉抗日防务；抗战伊始，张发奎在上海拜访郭沫若，请求为其组建一个政治部。郭沫若即与上海共产党组织商议，遵照周恩